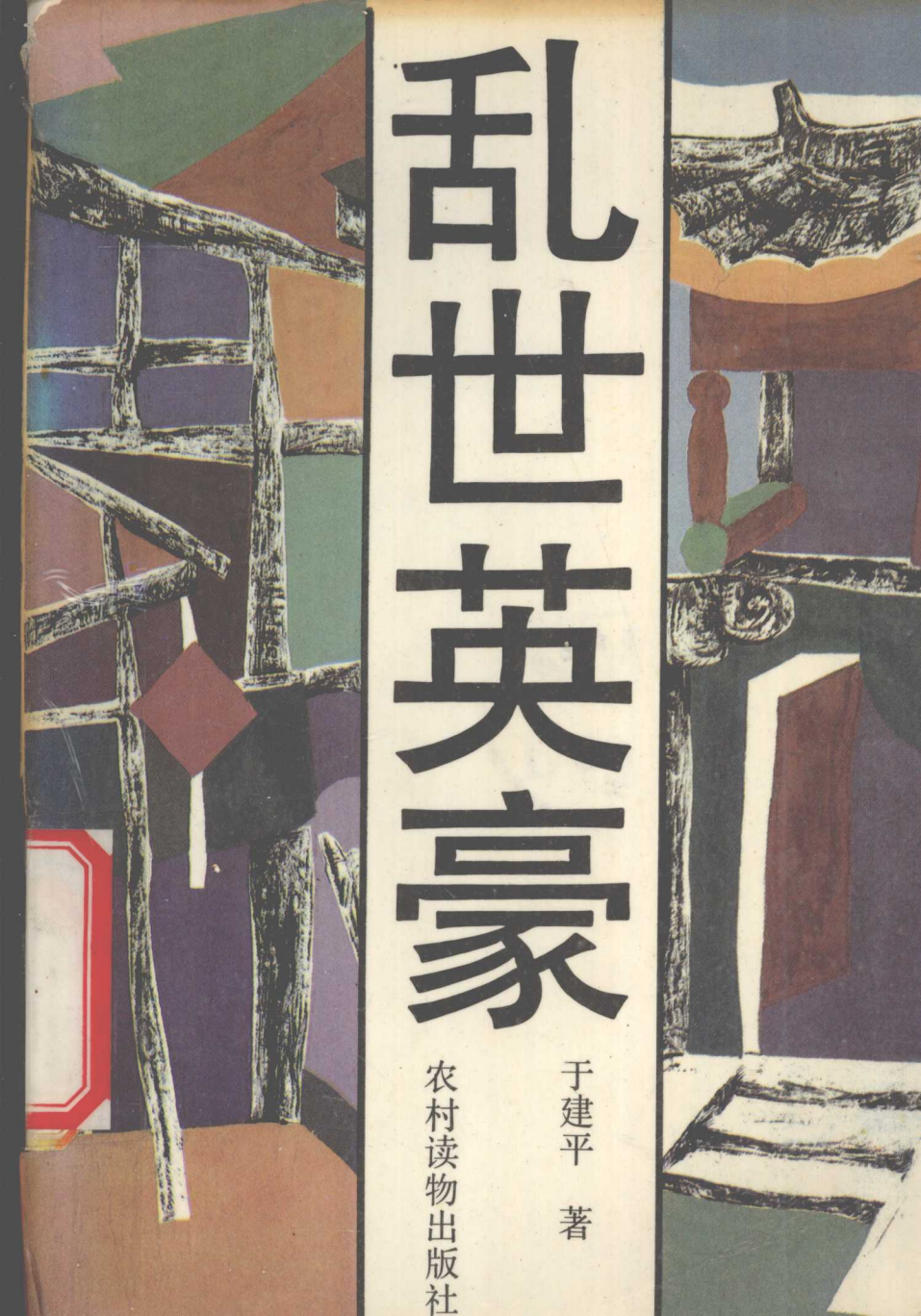


乱世英豪

于建平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乱世英豪

于

平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51-2 新登字 169 号

乱世英豪

于建平 著

责任编辑 邵凤初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 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 8.25 印张 180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—5048—2031—8/1·273 定价:5.20 元

本社图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负责调换。

本社地址:北京复兴路 81 号 邮政编码:100039

内容提要

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，在日伪势力十分猖獗的江南某地，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，南北交通网陷于彻底瘫痪。此时，杨定邦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公然率队投降日军，当上了“汉奸走狗”。

他武艺高强，颇具心计，三教九流广交朋友。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接受敌人的甄别审查，面对金钱美女的诱惑和形形色色的考验，泰然处之，屡屡化险为夷。他混迹虎穴，置生死于度外，与凶残狡诈的敌人斗智斗勇，每每于绝处逢生。他忍辱负重，戴着鬼脸做人，历尽磨难，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。他的大智大勇和敢作敢为，极为罕见，令人难以想象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然而，他又是一个平凡而真实的人，充满了鲜明的爱憎，充满了矛盾与痛苦，充满了情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对人生的思索，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
本书故事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，情节惊险奇特，人物形象生动感人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第一章

月色朦胧。古老的西城，沉眠在弥漫着血腥味的莽莽原野上。城楼上，膏药旗在月色中微微飘动。夜深了，一片死寂。

凌晨2点整，一小队一小队的日伪军。如同鬼魂一样，出现在城区各处的街头巷角，顺着墙根蹑手蹑脚地包围了各自的目标。

不一会儿，整个西城骚动起来。

“砰砰”的敲门声，“哐哐”的撞门声，声嘶力竭的呼喊声，纷乱的脚步声，小孩尖厉的啼哭声，军犬的狂吠声，沉闷的格斗声，间或发作的枪声……此起彼伏，响成一片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逮捕开始了。一个又一个地下党员，被五花大绑捆着押上街头，押进了日军西城警备司令部。

拂晓时分，日军中队长荻野前来报告，西城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除一人逃脱以外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审讯正在紧张地进行。听完报告，日军司令岗本一郎喜出望外地赶紧向上司报了捷，然后取出酒来，亲手为立下汗马功劳的姜时文斟满一杯：“姜，西城共产党统统的消灭，你的大大的有功，来，我的敬你一杯！”

身为西城伪党部书记的姜时文，受宠若惊地接过酒杯：“多谢太君栽培！”

“下一步，要搞掉共产党的西城特委，挖掉共产党的老根。

你的明白？”

姜时文谄笑着：“明白。太君，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的交道，我的经验大大的有。太君，我的得意门生‘穿山甲’，现在还成功地潜伏在西城特委内部。依靠他，我要在三个月之内，彻底扫平整个西城地区的共产党。太君你尽管放心。”

“好，我的祝你早日成功，升官大大的。”岗本说完举起杯来。

“干！”“干！”

两人将各自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得意忘形地狂笑起来

.....

翌日下午，从大逮捕中逃脱的唯一的地下党员薛德华，精疲力竭地找到了特委所在地。一见到特委书记茅远，他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失声痛哭起来，说：“老茅，我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！我的娘嘞，城里算是糟透了……”

“老薛，你不要太伤心，先喝口水缓缓神。究竟出了什么事，你慢慢讲。”茅远一边说一边给薛德华喂水。

薛德华止住了抽泣，定了定神，这才讲起了昨夜发生的事。听完这事的整个经过，茅远半天没吭声，死命地抽着自制的喇叭烟卷，眉头紧锁，心乱如麻。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损失了这么多的同志，揪心的痛楚和难以推委的责任，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经过一番苦苦的思索后，他的思路才渐渐清晰起来：收拾残局，稳定局面，采取相应的对策……

是夜，共产党西城特委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会议由特委副书记孙大明主持。薛德华详细叙述了敌人突击大逮捕的过程，他抹了抹眼角的泪水，说：“……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，事先一点

预兆也没有。叛徒究竟是谁？我们究竟逃出来几个人？现在还没有弄清楚。我请求特委派我回去，拚出这条命，也要干掉姜时文这个狗东西。”

孙大明暗暗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老薛，你先早点休息吧！”

薛德华点了点头，起身出门。

孙大明的目光移到其他人身上，说：“大家再谈谈吧。”

新四军一位支队长看了看茅远，说：“五支队朝茅山转移途中，遭到敌人伏击，险些被包围，损失将近两个排。”

“农村情况怎么样？”孙大明忧心忡忡地问。

分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苦笑着说：“目前还看不出什么。不过这么一来，估计那些两面派乡长、保长，屁股又要挪过去了。”

“我们的南北交通网，现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，一时很难恢复。”

会议继续进行。屋子里烟雾腾腾，不断有人剧烈地咳嗽。一个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纷至沓来。

遭灾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在西城，地下党组织已经是第二次被破坏了，敌伪的势力十分猖獗。现在最要紧的，是赶快拿出出奇制胜的高招来。想到这里，茅远掐灭了烟卷，哑着嗓子说：“岗本一郎这家伙，是我们的老对手。他的长处最善于以华制华，善于搞突然袭击。现在‘西城三孝’和他勾搭在一起，狼狈为奸，鬼名堂一个接一个，弄不好还有新花样。这一阶段，各方面必须加倍小心。眼下，我们处于非常时期，任何埋怨、后悔都是无济于事的。依我看，要想迅速地扭转局面，必须要采取非常行动，要用绝招子、绝点子。老孙，你看呢？”

孙大明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夕阳西沉，暮色渐浓。

西城抗日自卫团的三十几个人，奔波一天下来，隐散在一片杂树林中休息。团员们身着各式各样的老百姓服装，身旁搁着五花八门的武器。有的聚在一起，边抽烟边聊天；有的以手作枕，仰卧在草地上，无聊地哼着乡间小调；有的全神贯注地擦拭着自己的武器。

自封为司令的杨定邦，坐在一棵野柿树下，敞着胸膛，腰插双枪，背靠树身，双手捧了随身携带的特大号酒瓶，喝了几大口才放下，拣起一只火熏野兔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。

自卫团小头目刘二秃四顾无人，凑到他身边，悄声道：“大哥，上次我和你说的事，拿定主意啦？”

杨定邦略略思索一下，扔下熏兔说：“老子还没想过哪。怎么，这么急呀？这种事情不是开玩笑的，你说呢？”

刘二秃干笑笑说：“当然当然。不过，象咱们这样饱一顿饿一顿的，风餐露宿，日子长也吃不消。大哥，要是投了日本人，你还不是高官任做，骏马任骑？你要有心，小弟那边有人，一说一个准，就等你发句话了。”

杨定邦莫测高深地一笑，说：“好，到时候，我会找你的。去吧！”

刘二秃愣了愣，瞧着杨定邦那漫不经心地剔牙的神态，失望地讪讪离去。

投靠日本人？这真是胡扯蛋。这一脚跨错了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下无颜见后人，死了在棺材里也睡不安稳。自己十几岁出来闯江湖，练出这身功夫，拉起这支队伍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混到今天不容易啊！眼下，在地方上也算得是条好汉，要

不打这旗号干啥？刘二秃这鬼东西，一肚子净是坏水。

杨定邦虽然是个粗犷之人，心眼并不少。投靠日本人的事，就是砍他的头，他也不会干。至于刚才对刘二秃讲的话，纯属江湖上的应酬敷衍。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心思。

熏野兔还没啃完，副官周阿林匆匆赶来说：“杨司令，老杨，跟你说个事……”

“鬼子来了？这么火急火燎的！”

“不，不是鬼子。”周副官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嗓门说：“新四军那边的事，茅远带信来，找你商量什么哪，要你我到独山脚下的史家庄和他碰头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杨定邦问。

“今天晚上。”

“是不是共产党要收我这支队伍了？要肯收那就好了。”

“这个，我也搞不清楚。”

杨定邦思忖片刻，吩咐道：“你去把队伍安排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动身。喔，老周，我最好打扮一下。”

为了预防万一，杨定邦出门总要化妆一番，这已成了习惯。环境险恶，让人认出来，弄不好就会挨侦缉队的黑枪。

周副官会心地一笑，转身而去。

杨定邦和茅远，交往并不多，但情谊却非同一般。乱世之际，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、帮派山头，繁杂如林，盘根错节。杨定邦对共产党打日本救中国的所作所为，打心眼里佩服。共产党里，个个都是硬汉子，待朋友真心实意不玩假；重义气，说一不二，比江湖的人还要够味。在杨定邦的熟人中，几乎人人都是见钱眼开，信奉“鸟为食死，人为财亡”的人生哲学。可共产党的人不同，得了钱财全上交，要不就分给穷人，没个上腰包

的。日子比谁都苦，风险比谁都大，还能齐心拧住一股劲干，将来八成要坐天下。有时他想，倒不如投了共产党，比自己拉野鸡队伍强。再想想又怕共产党瞧不上自己，反而自讨没趣，心就又冷了。

三十几里山路，杨定邦一路跑下来，也没费什么劲。高他一头的周副官，跑得浑身冒汗，还是跟不上趟，老是唤杨定邦脚步放慢些。赶到史家庄，天全黑了，两人坐在草丛里抽了支烟，然后悄悄地绕到庄子后面。

周副官叩开院门，主人史老汉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急切地说：“快进来。”

拴上院门，史老汉领他们进了屋，泡上茶，随后憨厚地笑了笑说：“你们先坐一会儿，老板还没到。”

杨定邦打量了屋里简陋的摆设，给史老汉敬烟，说：“怎么，家里就你一个人？”

史老汉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把油灯拨亮了点，对周副官说：“我出去瞧着点。”

周副官目送史老汉出门，凄然一笑，说：“史大伯命很苦，老伴和儿子全让日本人给杀了。”

杨定邦挠了挠头，边喝茶边问：“老周，你估猜，让我们来会有什么事？”

周副官说：“我也说不准。”

夜愈来愈静。一大片浓厚的云层将月儿遮得严严实实。原野上黑沉沉的，偶尔才闪出一星半点鬼火似的光亮，片刻又灭了。这年头，老百姓连灯也不大点，生怕惹出飞来横祸。

距史家庄八里地的乡公所里，西城下来的侦缉队特别小

组正聚在一起开会。姜时文进行战前动员：“……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你们要按‘穿山甲’的信号行事，一定要活捉茅远。六对一，怎么样，有没有把握？”

满脸横肉的侦缉队长狞笑着说：“只要‘穿山甲’不弄错，老子抓不到茅远，就不回来见你！”

“对，抓不到茅远，我们也没脸回来啦！”一位铁杆弟兄随声附和道。

参加特别小组的，全是侦缉队里挑出来的高手，枪法准、武功好、手段辣，再加有内线接应，拿个犯人算什么呢？侦缉队长的如意算盘打得蛮好。

姜时文正色道：“哼，不要大意！我再次提醒诸位，千万不要大意！这次行动，事关重大，得手了有重赏，坏了事哪个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岗本太君现在正在城里等着你们的好消息，扫了他的兴，你们这些吃饭的家伙，恐怕一个也保不住！”

一听这话，侦缉队长心里敲起鼓来，迟疑片刻问：“万一对方人多怎么办？谁还能打包票？动不动就要端人家吃饭的家伙。最好，最好你也跟了去。”

“放屁！”姜时文火了，“再敢胡说，我先崩了你！人去得愈多，目标就愈大，让人家察觉了，拔腿一溜，这次突袭就全部泡汤！这点道理都不懂，亏你还算抓了十几年的枪把子。既然去执行任务，就别净想着退路，想也是白想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侦缉队长无可奈何地应道。

姜时文看了看表，说：“今天到史家庄，肯定就茅远一个人，这情报绝对可靠。你们不要心虚，放胆去干好了。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。不准开枪，尽量拿活口。就这样，出发吧！”

侦缉队长点了点头，一挥手，说：“跟我走！”

侦缉队员一个个闪身出门，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姜时文关上门，悠悠地踱着方步。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，他的心里不由得烦躁起来。

此举得手，大功就告成了。整个西城特委，就有可能彻底破获，新四军的南北地下交通线亦将不复存在。在西城日本人有三个孝子：孝老大便是姜时文，孝老二是商会会长沈秋山，孝老三是伪军营长肖麻儿。西城三孝为了在日本人面前争宠邀功，有时互相挖墙脚，有时又互相勾结。要巩固孝老大的地位，伺机再往上爬，抓住茅远则是最好的筹码。

姜时文干了一辈子特工。他年轻时受过国民党的特委训练，后来投了日本人，受过日本人的专门训练。多少年来，他在西城这块地方惨淡经营，织起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地下情报网，培植了不少爪牙。名义上他搞的是党务，实际上他作为日本人最得力的帮凶，掌握着西城的整个局面。

姜时文焦急地等待着，不时地看表，并用电话和西城警备司令部的岗本联系。

侦缉队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摸向史家庄。

天幕上洒下一片淡淡的月光，夜色中的景物显出了模模糊糊的轮廓。

茅远身姿敏捷地匆匆行进在山路上。为了绝对保密，他把和杨定邦见面的地点定在史家庄，这样他也得赶十几里路。临行之前，就这次会谈的内容，孙大明又提了些参考意见，拖掉了一部分时间。

杨定邦是个急性子，肯定等得不耐烦了。茅远想到这里，步子愈迈愈大。走着走着，忽然他察觉身后不远处有异常的响

动。他迅捷拔出手枪，猛然转身喝道：“谁？举起手来！”

一个黑影晃动了一下，说：“别……别开枪，是我，我是焦豆豆。”

原来是警卫员！茅远定下心，收起枪，说：“小焦，谁让你跟来的？无组织无纪律，快回去！”

焦豆豆迟迟疑疑地走近前来，内疚地低下头，说：“我……我不放心首长的安全。”

听到这话，茅远心头一热，说：“好吧，你先回去有话以后再说。你这小鬼呀……”

焦豆豆今年才二十岁。十七岁那年他讨饭找到部队被收留，后来跟上茅远当警卫员。人挺机灵，手脚勤快，十分讨人喜欢。

目送小焦走远，茅远赶紧上路。直到走近史家庄，才算缓了口气，随即用暗号和史老汉接上了头。

一见茅远进屋，杨定邦的眼睛来神了，脑子里的胡乱猜测顷刻荡然无存。他迎上两步，抱拳一揖，说：“茅大哥，数月不见，兄弟可想你了！”

茅远爽朗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哈哈，当了司令，小焦豆豆怎么样？”

“三十几个人的司令，不过瘾哪！”

“打跑了日本人，你的队伍也就大啦。”

周副官递过一支烟，说：“老茅，路上赶急了吧？”

茅远吸了口烟，说：“还好，出来有点迟了。老杨，让你久等，不好意思啦！”

“什么话，你我见上一面还真不容易哪！”

茅远一手按了按杨定邦的肩膀，说：“来，坐下谈。”

杨定邦关切地问：“大哥，找我肯定有要紧事吧？”

茅远神秘地眨眨眼，说：“那当然。不过，到现在我还担心，怕是请不动你这尊菩萨。”

周副官起身给茅远泡上茶，然后坐在一边，察颜观色，并不多语。

杨定邦说：“喂，你我又不是别人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只管讲好了。”

“我们想请你帮个忙，把队伍拉到西城去。”

“什么?!”杨定邦一愣，疑惑不解地睁大眼睛说：“什么意思！你说明白些。”

茅远严肃地说：“为了投降日本人，打进西城去。”

杨定邦恼了：“大哥，你……杀头兄弟我情愿，要兄弟背黑锅、坏名声，干那千人恨、万人骂的事，兄弟可担当不起。”

茅远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不是说，你还想干共产党吗？”

“是呀。大哥你肯收我，兄弟明天就把队伍拉来，全交给你掌管。”

“扎到西城去，来它个‘黑虎掏心’，一样打日本哪。”

“嗨……”杨定邦不以为然地长叹一口气，陷入了沉思。

目睹此状，周副官在一旁暗暗发笑。

茅远使上激将法：“你不去，是不是有点怕呀？如果真怕的话，那就算了，今天的话就当我说。”

杨定邦冷冷一笑说：“怕？你看我象不象怕死的人？”

“不怕，那好，那你就帮大哥一把。”

杨定邦急了：“不行。我……我不能落下个洗不干净的坏名声，子孙后代都跟着倒霉呀！”

茅远推心置腹地说：“定邦兄弟，国难当头，每一个有良心

的中国人，都要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。说实话，这件事，除了你，我这里还没人干得了，所以请你出马。你再考虑考虑吧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”

杨定邦埋下头，半晌也没吭声。

茅远接着说：“这件事，一般人去是干不好的，弄不好连小命也得搭上。要想瞒过日本人和西城三孝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你如果不肯出马，这条险计我也只好算了，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杨定邦缓缓抬起头来说：“大哥既然信得过我，我去。不过，我担心，万一我死了，将来谁为我证明我不是汉奸呢？要我去，最好的办法，让我把队伍带过来，全部秘密加入共产党，然后再把队伍拉到西城去……”

瞧着杨定邦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茅远禁不住笑了，说：“全部秘密入党，这样恐怕不行。但是，根据你的表现，可以考虑发展你入党。你放心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共产党为你作证，历史会为你作证。”

周副官插话道：“老杨呀，就这脾气，要说打鬼子，他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眉头都不会皱一皱。”

杨定邦来劲了：“大哥，有你这话，我杨定邦豁出来跟你干。大丈夫在世，好歹也要做一番事业，生生死死不足挂齿。”

野外，身着夜行服的侦缉队员一个个借着杂草的掩护，爬着接近了这个院子。侦缉队长故意弄出点响动，隐身树后的史老汉低声发问：“谁？”

无人答应。少顷，一条黑影从史老汉身后跃起，悄无声息地将史老汉放倒了。

弯月穿出了云层。侦缉队员在队长示意下，一个个先后翻进了院墙，包围了屋子。

屋子里，正在倾听茅远谈话的杨定邦，突然察觉到窗外轻微的脚步声，说：“不好，外面有人！”

杨定邦正欲吹灯，只见前窗后窗同时被捅开，塞进了几枝黑洞洞的枪口：“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，你们被包围了！”

又一个声音：“老老实实给老子出来！快，再不出来，老子开枪了！”

“坏了，让敌人连锅端了！真是祸不单行。”

茅远心里大吃一惊，暗暗叫苦不迭。

僵持片刻，杨定邦见无法抵抗，只得顺从地举起手，并朝茅远、周副官递了个眼色。迫于无奈，茅远和周副官也只好举起双手，跟着杨定邦走出门去。

“突袭成功了！”侦缉队长得意地冷笑一声，近前用手电逐个照他们的脸。其余五个侦缉队员平端着手枪，枪口对准了他们。

“谁是茅远？识相点，给老子站出来！”

杨定邦不假思索地挺身而出：“我就是，你们要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，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！来呀，给我把他捆起来！”

两个侦缉队员应声而上，正欲出手去扯杨定邦的胳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使出绝技，双手同时出击，两个队员还来不及作出反应，已被点中穴位，瘫软在地。

· 侦缉队长有恃无恐地大喝一声：“上！”

吼声未落，杨定邦飞身一脚，踢掉了侦缉队长的手枪，右臂一下勒住了他的脖子，说：“叫他们都把枪放下，快！”

侦缉队长使出吃奶的力气挣扎了一下，顿感对手臂力非凡，自己根本无法挣脱，脖子被勒得喘不上气来。为了保命，他只得喘着粗气道：“你松松手，我这叫他们投降。你……你们把

枪放下！”

那三个侦缉队员傻了眼，迟疑片刻，终于把枪放下。茅远和周副官立刻上前收枪。

侦缉队长说：“你松松手，我……快断气了。你快松松手！”

杨定邦信以为真，手臂一松。不料侦缉队长抡起他的右臂，“嗨”的一下将他摔过肩去。侦缉队长见自己这手得逞，又吼道：“给我一起上！”

霎那间，杨定邦已跃身而起，捷步躲过侦缉队长的掏心拳，旋身疾出一掌。这一掌，杨定邦运足了内功。只听“嘎哟”一声，侦缉队长的左臂已被劈折。

正全力对付茅远和周副官的三个侦缉队员见势不妙，料知遇上高手，抽身便逃。一个被茅远一脚踢翻，周副官扑上去猛地扭断他的颈椎骨。另外两个一窜就搭上了院墙，杨定邦甩出两把飞镖，戳穿了他们的后背。

杨定邦左手拎起侦缉队长的后衣领，扬起右掌准备取他的性命。

茅远低声唤道：“慢，留个活口！”

不料，砰的一声枪响，子弹洞穿了侦缉队长的胸膛。

杨定邦怒喝一声：“谁？”

院外的大树上，跃下一条身影，远遁而去。杨定邦扔下侦缉队长的尸体，疾步追去。茅远赶上一把拉住他说：“算了，我们快走，别误了大事！”

转移的路上，茅远的心情格外沉重，疑虑万千。

杀人灭口者是谁？敌人怎么会摸到这里来？非常行动计划，是自己和孙大明两人拟定的，为了绝对保密，对特委其他同志都没讲，到史家庄来接头，只有孙大明一个人知道，难道